



原子弹即将

爆炸

魏
世
仪



87
1247.5
2349



原子弹即将爆炸

魏世仪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385567

责任编辑 刘文琦

封面设计 王立志

插图 周 中

原子弹即将爆炸

董世仪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海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: 6.5 插页: 6 字数: 148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7,460

统一书号: 10097·451 定价: 1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核基地生活的长篇侦破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大西北。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前，核基地发生了一系列大案：507电机密被窃，地下污水道的无名死尸，科学家张煜的“自杀”，零号地区的强微波信号……严重地威胁着核试验和国防安全。公安部两个富有经验的老侦察员深入基地调查研究，克服重重阻力，终于挖出了隐藏很深的B国派遣特务，粉碎了敌人企图毁灭科学家、破坏核试验的罪恶阴谋。

书中塑造了侦察员霍剑、姜一波和科学家张煜、于慧敏等艺术形象，讴歌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高贵品质，批评了官僚主义者王中的麻木不仁，鞭挞了民族败类杜迈的丑恶灵魂。故事生动，情节紧张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新的生活领域，颇值得一读。

谨以此书

献给“10.16”这

个光辉的日子以及为这个

日子的诞生而奋斗的人们

公元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，在我国西部地区，随着一声震撼环宇的巨响，一个耀眼的巨大火球在地平线上出现了。火球急剧地膨胀着，变幻着色彩，扶摇直上……目击者都仿佛感到：天上的太阳突然落到了人间。一股无坚不摧的冲击波，象飓风一样席卷开来。风沙骤起，天昏地暗。猛然，在爆炸的中心位置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，中间是微呈紫色的火柱，顶部的云层在剧烈地翻滚和扩展。由远处望去，象一柄巨大的红伞，矗立在天地之间。

—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，成功地爆炸了！

在这一瞬间，整个世界都被这个火球震惊了。各国的军事观察家们都感到十分诧异。这可能吗？落后的经济和技术，陈旧的设备 and 仪器；还有，原子机密水泄不通的国际封锁；早已撤走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资料的苏联专家……该不是地震或陨石的效果吧？也许是虚张声势、耸人听闻的宣传。

然而，在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各个国家都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证实：的的确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部，的的确确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，造出了当前世界上最尖端的核武器——原子弹！

于是，全世界所有的报纸，几乎都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，报道了这一成就。

美国合众国际社：苏联背弃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的保证，并尽一切可能拖延和破坏这个计划。但事实

却证明：这一切并没有剥夺中国进入核俱乐部的权利。

美国总统约翰逊惊呼：发生在中国的这件事情，万万不可等闲视之。

苏丹凯尔总统宣布说：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，这个日子将永垂青史。这一天，一个亚洲国家向全世界宣布掌握了一项军事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。人民中国——一个曾被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瓜分的落后国家，仅仅解放十五年，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！这对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，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突出事件。

马里总统凯塔说：中国这一辉煌成就，对亚非拉人民确是一个巨大鼓舞，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将更加发抖。

西德《法兰克福评论》社论说：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，必将成为军事上的原子强国。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世界的深刻变化。如果你忽视中国原子弹的政治爆炸力，那么，你就是把脑袋埋在沙里的鸵鸟。

笔者不想在此对各种评论妄述陋见，因为这些评论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检验；笔者也不想在这部书里介绍原子弹爆炸的壮观图景，因为许多专业性书籍对此已有详细地描述；对于给我国带来巨大荣誉、为我国国防事业创建丰功伟绩的英雄们的事迹，鉴于笔者才疏学浅，也只得从简，以留待更具才力的作家们去完成。在这里，笔者只为大家叙说一个颇为奇特的故事。这是大海中的一浪朵花，戈壁上的一块绿洲。细心的读者，会从中对我国制造原子弹的那个神秘的地方有所了解。因为是故事，所以对人名、地名及大小事件均进行了加工和改造，万望大家不要追究核实。此乃讲故事者之惯技也！

二

北京。一九六三年严冬。

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。宽阔坦荡的长安街上，一辆黑色轿车轻盈地驶进天安门东侧的一个庄严的大门，在办公大楼前缓缓停下来。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敏捷地跳出车子，深邃的目光在周围看了一圈，然后，落在哨兵身边那个细高个儿的年轻人身上。那年轻人身披风衣，从高高的台阶上急步向他走来。

“老霍，你好！一刻钟前，我才听说你从沈阳赶回来。真是兵贵神速啊！”

年轻人紧紧握住中年人的手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快走，老部长正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年轻人叫姜一波，是个出色的侦察员。中年人叫霍剑，刚在沈阳结束一起大案，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。现在，他的皮包里，还装着给儿子昕昕买的电动机枪呢！

霍剑和姜一波走进四楼机要办公室。老部长放下手中的材料，示意他们坐下。“现在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”老部长面色严峻，语调低缓而沉稳。看得出，他是在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和不安，“这儿有一份报告，你们先看看吧！”

老部长从卷宗中抽出报告递给霍剑。霍剑和姜一波歪着身子看起来。

室内很静，唯有墙上那座大钟在滴滴嗒嗒地响着，好象为这寂静的时光打着拍子。

霍剑看完报告，抬起头来问老部长：“441工程属于哪一级保密？我怎么不记得这个奇怪的工程代号呢？”

“它不属部管范围，而直属中央。”老部长沉吟片刻，显然在斟酌词句，“现在，我只能给你们说，它是我国目前最高的机密之一。因为这个报告，国防部已经发出封锁边界的命令。你们的任务是：在不惊动外界的情况下，迅速侦破这起重大的窃密案，追回失去的机密资料，挖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分子。时间要尽力从速，争取不影响大局。”

霍剑和姜一波同时点了点头。

“你们再看看这个吧！”老部长从卷宗中取出两张放大的照片，放在他们面前。原来是两份批件：

要大力协同，作好这件工作。

毛泽东

周到细致，严密认真，万无一失。

周恩来

一看到这两份批示，霍剑那瘦削的面孔顿时异常严峻起来。长期的侦破生涯使他养成了性格内向的气质。当他意识到这个任务的份量时，只是坚毅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下面，我们讨论一下关于441工程窃密案的报告吧！”老部长呷了一口茶，翻开笔记本看了看，“在讨论这份报告之前，我先介绍一条重要的敌情线索：最近，B国间谍机关发出指令，启用了——一个长近潜伏的间谍分子。他的代号是双头鸟。从破译的密电和已经掌握的材料看，双头鸟突然被启用，很可能与我们的441工程有关……”

窗外，夜幕已经沉下，灯光闪烁，象落下了一天星斗。室内，隐约可闻朔风的呼啸声。窗户玻璃上，水汽潆潆地向下淌着。

经过一阵热烈地讨论，老部长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解开领钩，踱到窗前，长久地凝视着北京城闪烁的灯光，陷入了

深思。

霍剑和姜一波都知道，老部长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，必定要独自深思熟虑一番。

突然，老部长转过身来，紧紧拉住霍剑和姜一波的手说：“决定了！我同意你们的想法。祝你们成功！”

当天午夜零点二十七分，霍剑和姜一波告别了酣睡的北京城，登上了西去的774次特别快车，向那个神秘而遥远的441驰去。

三

霍剑和姜一波在我国西部的鸡鸣村火车站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就乘441工程保卫部的吉普车，驶进大戈壁腹地的神奇而又独特的雅丹地带。

雅丹，系维吾尔族语，意思是“险峻的沙丘”。

在浩瀚无垠的荒漠上，有一片直径数十公里的风蚀残丘。它们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。有的象埃及的金字塔，有的象伏卧在地的骆驼，有的象亭亭玉立的少女，也有的象面目狰狞的猛兽。远远看去，酷似云南的石林，更象一座废弃的成廓。当地人称其为“风城”，又名之曰“鬼城”。

“老霍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姜一波推了霍剑一把，“你看，外而多美呀！”霍剑睁开微眯的眼睛，微笑着回答：

“我在想火车上碰见的那些文工团的姑娘们。她们的节目该是很精彩的……”

姜一波很喜欢歌舞。听老霍提起国防科委春风文工团，就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他们的演出我看过几次，水平一般。只是那个叫薛情情的，小提琴拉得蛮好。贝多芬、莫扎特、罕顿、

肖邦的曲子，她拉得很熟。尤其莫扎特的作品拉得最精彩。”

姜一波知识全面，爱好广泛，是部里出名的“万事通”。谈音乐，他能一口气说出几十个世界闻名的音乐大师的名字。这一点，霍剑望尘莫及。

“吱”地一声，吉普车戛然而止。坐在后排的霍剑，差点把脑袋撞到司机的后脑勺上。

司机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沙暴来了！”

透过车窗玻璃，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，突然涌起一片灰黄的沙尘。沙尘象着了魔般地膨胀着、翻滚着，眨眼工夫就来到了面前。

吉普车被沙尘包裹起来，挡风玻璃发出可怕的“喀喀”声。周围一片昏天黑地。车灯打出去，也照不到三步之外……不一会儿，沙暴过去了，戈壁很快恢复了原有的静谧。吉普车又开动起来。

“这风好厉害哟！”霍剑轻轻摇下车窗玻璃，向外唾了几口夹沙的口水，再喳喳牙齿，还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摇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

姜一波望着窗外说：“传说，当年有一支古罗马的骆驼队，驮着大量的丝绸珍宝，从长安出发，途经此地，竟莫名其妙地消失在这个神秘的雅丹地带。有人说，这支驼队被风沙埋没了；也有人说，他们被一群凶恶的秃鹫吞食了；一位佛教长老则说，他们是被烈日活活烤死在荒漠里。后来，这群冤死的灵魂一直在雅丹地域徘徊，肆虐逞凶，伺机报复。这儿经常出现的热风，就是它们疯狂的呼号。老霍，这个故事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霍剑摇摇花白的头，憨厚地一笑，没说什么。

姜一波继续说：“这里曾经有一个人口众多、颇具规模

的古代王国——楼兰。二千一百多年前，张骞出使西域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回来后，还向汉武帝写过这样一篇报告呢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清清嗓子，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说：“楼兰、姑师邑有城郭，临盐泽……玉门关外至楼兰而西，一度商旅仕宦不绝于途，使者僧徒相望于道；而今有吉普一辆，西驱而行，取道441也……”

车上的人都被他逗笑了。司机小赵问道：“这是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？”

霍剑说：“听他胡诌。这是他给未来的女朋友的报告。”

前而出现了一座沙丘。沙丘背后有一道哨卡。保卫部的同志介绍说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已进入441工程的地盘了。再过半小时，我们就会看到工程总部的办公大楼。保卫部的王申部长，正在那儿等着你们呢！”

四

吉普车在总部办公大楼前停下来。保卫部长王申热情地将霍剑和姜一波领到保卫部办公室。

办公室很宽敞，却很简陋，除去几套办公的桌椅外，那一对简易的沙发，大概要算是奢侈品了。因为办公室设在这幢六层楼房的顶层，站在窗前便可鸟瞰整个工程的中心区。各种建筑物，星罗棋布。有的实验室或车间已经落成；有的则正在破土动工。灰黄色的公路，象一条条带子，向四周飘逸而去。远处是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，雪山下，是广袤无垠茫茫戈壁。

王申部长请霍剑和姜一波坐在那对简易沙发上，自己则

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王申有五十开外的年纪，看上去并不显老。他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仪表堂堂，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。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：“你们刚来乍到，水土不服，这里条件又差，就凑和凑和吧！这儿可不是北京的颐和园哟！”说完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。

“没什么。你们不是常年累月在这儿生活吗？”姜一波客气地说。

“干那行说那行，咱们先谈谈案件吧！”霍剑笑着说。

王申又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得很响，屋子里的空气好象都在颤抖。显然，他很欣赏霍剑的直率脾气，便对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说：“杜迈，开始吧！”

杜迈取出一台收录机，在那里装磁带。

王申介绍说：“小杜是我们的保卫干事，也是这起窃密案的专案组组长。小伙子不错，工作很有魄力……”

杜迈看看王申，王申点了点头。

杜迈按动了收录机的播放键，一个低沉的男子的声音开始说话：“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十五分，我象往常一样，到七号地区去上班……”

“他叫张煜，二级教授，507实验室主任。”王申介绍说。

张煜的声音：“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首先发现窗户被人打开了，接着看到文件柜被人撬开，文件纸被风吹得到处都是……当时，我被吓得目瞪口呆，手足无措。要知道，这种情况，我是第一次遇上啊！就在这时，慧敏来了。她也大吃一惊。她很快恢复了理智，几步奔到墙角，一拳打碎了防护罩，拉动了装在里面的报警铃……”

“慧敏是谁？”霍剑问，

杜迈说：“她的名字叫于慧敏，是张煜的妻子，也是二级教授，507实验室的副主任。”

磁带转动着，张煜继续说：“当保卫部的同志赶到现场后，我们一起清点了物品及文件资料。结果发现：文件柜中的资料全部被盗，而室内的其他物品却无一缺少。”

“叭！”杜迈按动了终止键，收录机停止了工作。

“就这些吗？”姜一波似乎有些不够满足。

“就这些。”王申显得有些矜持，指着杜迈说，“让小杜给你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。从一开始，他就主持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。”

杜迈点上一支烟，抽了一口，说：“我们勘察了现场，很容易地就取到了罪犯的手印和罪证。技术鉴定证明：罪犯是破窗而入的；没有作案经验，水流檐上留下了脚蹬的痕迹，室内办公桌和地面上，都有明显的脚印；根据脚印推断：罪犯身高一米五左右，体重约五十公斤，年龄大约有二十五岁。此人行动敏捷，训练有素，然而……”他的目光投向王申。

王申鼓励说：“说下去，大胆说下去！我看分析得蛮有道理嘛！”

杜迈望了姜一波、霍剑一眼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们的业务能力有限，分析得不一定对。这可真是班门弄斧了。”

姜一波微笑着说：“都是一家人嘛，何必客气，说吧！”

杜迈说：“从作案的手段及窃走的资料分析，罪犯显然是个新手。他不仅在现场留下了清晰的手印和脚印，而且盗走的资料也不是很重要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盗走的资料并不重要？”霍剑大惑不解。

杜迈笑了笑，说：“当然，我们说它不重要，是相对那些核心机密来说的。这里的人都知道，我们的保密条例有明文规定：当日必须将机密资料蜡封后交到保密室。”

“那么，这些被盗的资料，准确的保密价值是什么？”姜一波问。

杜迈说：“这些资料属一般性机密。当然，如果间谍机关得到它，也不难从中窥视到我们的核心机密。听说，现代国际间谍机构，能从一只飞越放射性污染区上空的麻雀身上，分析出爆炸的形式、结构、能量以及上千个机密参数呢！”

霍剑“唔”了一声，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些什么。

姜一波请杜迈继续往下说。

杜迈说：“案发后，我们进行了广泛地调查，发现了两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忙掐熄烟头，转身按动了收录机的快行键，看准位置后打开了播放键，说：“这是张煜的邻居看到的情况。”

收录机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出事的前一天下午，我下班回家，在门口碰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。这个人个头不高，瘦巴巴的，穿一套旧军衣，神态疲惫，满脸灰土。他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我，‘张煜教授在哪儿住？’我见他有些可疑，没有马上回答，就问他：‘你从哪儿来？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’那人犹豫了好大一阵，才囁囁着说：‘我是……军工，唔，找他……没什么，有点小事。’我看他神色慌张，更觉可疑，正想再盘问他几句，不料他指着张煜教授的门说：‘唔，大概就是这家吧？我来过一趟……忘记了。’说完，他匆匆地进了张煜的家。这里有许多军工，他们大都喜

欢穿旧军衣，再说，他又进了张煜的家，我也就没有再多想。507室窃密案发生后，回想起来，我觉得这个人，确有可疑之处。”

趁着录音带出现的空白，杜迈说：“下面是张煜的助手陈红燕提供的线索。”

收录机又响起来，是一个姑娘的声音：“在窃密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去过张教授的家。一进帐篷，就感觉到张煜教授神情有些反常，他拿着一支点燃的烟，在屋子里不安地踱来踱去。桌子上有一瓶启开的‘神士’牌牛肉罐头，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‘金奖白兰地’葡萄酒。大家都知道，张教授是从来不抽烟、不喝酒的。我与他说话，他神情恍惚，答非所问，有些魂不守舍。说到我们的新方案，他很激动，用与人辩论的口气说：‘时间！时间！我们的时间不多了……’当时，于教授没有在家。她在实验室工作。我不便多留。临走时，张教授又交给我一些他个人的资料……不过，我……”

杜迈伸手“叭”地关掉了收录机。

“下面她说些什么？”姜一波问。

“没什么了，与本案无关。”杜迈随口说，“这个人与张煜夫妇关系极好，看法有很大的倾向性和局限性。”

“还有什么可以介绍吗？”姜一波又问。

“就这些了，”杜迈很抱歉地说，“我们的工作作得不好，请你们多指导。”

霍剑合上了笔记本，问王申：“张煜这个高级教授现在……”

不等霍剑把话说完，王申大手一挥，说：“已经逮捕了！”

“不是逮捕，是隔离审查。”杜迈解释说，“根据我们这儿的保密条例，对威胁机密安全的人，保卫部可以独立行使审查权。当然，包括控制调查、隔离审查、拘留、逮捕等。”

“对，隔离审查。”王申立即纠正说，“我这个人，大老粗，不大讲究咬文嚼字。”

杜迈站起来，从一个文件柜中取出一大摞卷宗，说：“这是工程政治部送来的，你们抽空先看看这些材料吧！”

霍剑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今晚上就开始补课。”

王申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霍剑对王申说：“我们打算，明天……”

霍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王申就抢着问：“提审张煜？”

“不，到现场去！”霍剑说。

王申略一犹豫，勉强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小杜，你领北京的同志到招待所住下。房间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单间。凑和一点吧！这儿条件差，不能比颐和园哟！”

霍剑指着办公室一侧的套间说：“依我说，就在这儿住，办公室兼卧室，工作休息都方便。怎么样，小姜？”

姜一波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，进屋时你就看上那个套间了。”

王申一听，爽快地说：“你们不嫌弃，尽可以在这儿住。我老家山东有句俗话：主随客便嘛。哈哈……”

五

黎明，象一位婀娜的少女，在浩瀚如海的大漠上款款而行，均匀地洒下金子般的晨光。

一辆越野吉普从总部开出，全速向七号地区驰去。车上